

云深不知处

杨牧之 著





云深不知处

杨牧之 著



Copyright ©2011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
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作品中文版权由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所有。

未经许可，不得翻印。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云深不知处/杨牧之著. —北京：生活·读书·

新知三联书店, 2011.9

ISBN 978-7-108-03681-0

I. ①云… II. ①杨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②
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033741号

本书部分图片未联系到版权持有者，版权持有者
见书后请惠函三联书店

责任编辑 张 荷

装帧设计 罗 洪

责任印制 常宁强

出版发行 生活·读书·新知 三联书店

(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)

邮 编 100010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1年9月北京第1版

2011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开 本 635毫米×965毫米 1/16 印张17

字 数 200千字 图76幅

印 数 00,001—10,000册

定 价 36.00元

目 录

火车带来的乡愁..... 1

我怀念早起晚归赶火车的日子，我怀念年轻的大姐为我操劳的岁月，我怀念和父亲在火车站上的相逢。我也经常在想，范家屯那只有一两万人口的小镇，是不是还有一些铁路子弟像当年我们那样，还在那里赶着这上学的火车？

小学回忆——怀念母亲..... 6

回想起来，小时候多么纯净。“再玩一会儿”是最大的快乐。其实这快乐，主要是因为母亲。母亲是挡风的墙，避雨的伞，是生命的依靠，向上的动力。

无法弥补的时候..... 14

父亲的一生没有壮烈的场面，也没有多少得意的时刻，什么地方也留不下他的名字，但父亲的去世，却最后给我留下一笔遗产，让我悟出了一个人生的道理：珍惜那一切美好的东西，不要等到无法弥补的时候。

上善若水——怀念王春同志..... 20

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，作为中华书局党组织负责人的王春，竟然敢用保皇派王国维的儿子王仲闻整理古籍，竟然给摘帽大右派宋云彬出主意，还敢陪着老专家玩麻将。他怎么会有这样的勇气？

怀念阴法鲁先生..... 35

阴先生（和杨荫浏先生一起）破解了宋人音乐曲谱，使今天的人能听到宋代乐曲的悠扬，却说他不过是很多研究者之一。他著述严谨，送出去的文集稿子又要回来再三审读，直到去世前仍在修改。这样谦逊严谨的先生，正是那一代学者的风范。

负疚使人永远不安——纪念魏建功先生..... 43

1947年，抗战胜利后，为清除日本帝国主义在台湾五十年奴化教育的影响，他毅然去台湾推行国语。1957年，他主持编纂了一本今天无人不用的《新华字典》，他还主持完成了《汉字简化方案》，但书上没有他的名字，他也从来不和人谈这些业绩……

编辑部里的年轻人..... 49

《文史知识》曾经风靡一时，出刊三年时，应读者强烈要求居然把已出各期重印一遍。这种情况在中国期刊史上恐为仅见。编辑部的年轻人营造的那种追求梦想与兴趣的快乐日子，令人向往。

献上一束鲜艳的花——记金沙总编辑..... 67

一个长期办报的人，一个在抗日战争太行前线被誉为新闻界“太岳三杰”的人，在十分复杂的历史阶段，被派去中华书局、商务印书馆主政。后来，《中华书局九十周年大事记》中，竟然空缺了他任党委书记、总编辑的史实，好像这一段没有这样一个人。金沙是怎样一位党委书记、总编辑呢？

不忧，不惑，不惧——怀念周振甫先生..... 76

敢于指出毛主席诗词中的差错，敢于力驳郭沫若对李白杜甫的评价，敢于给大学者钱锺书的《管锥编》提出数万言的审读意见，这就是周振甫先生！这是一位真正的学者，一位称职的编辑。这种渊博的学识，这种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的精神，中国出版界有几人可以和他相比？

我敬佩的褚斌杰先生..... 88

著名文史专家褚斌杰先生五七年被打成右派，低人一等二十年。但在他自拟的墓志铭中却写道：“他生活过，感动过，快乐过，悲痛过，感谢过，嫉妒过……看到和听到过各种人间灾难，反观之，应该说自己是个十分幸运的人了。”这是何等胸怀的人啊！

记住任继愈先生的期望..... 94

他每天早上四点起床，写作到八点，然后上班。下班后，又工作到晚上九点，然后睡觉！这位七八十岁的老人，一天竟然工作十五六个小时。他成绩斐然，毛泽东说，这样的哲学家真是“凤毛麟角”。

门前一束马樱花——怀念季羨林先生..... 104

他去台湾访问，去拜谒胡适之墓，想像挚友那样将自己的《文集》在“适之墓前焚掉”，他写了《牛棚杂忆》，号召人们记住“文化大革命”的罪恶，决不能让它重来；他重返哥廷根，寻访离别三十五年的母亲般的德国女房东和父亲般的老师，这就是季羨林先生。他门前的马樱花永远盛开。

臧老看过的杂志，还保存着吗？..... 115

他是热情洋溢的大诗人，中外知名。他又是循循善诱、扶持年轻人成长的长者。他每天早晨在居民区散步，他和胡同里的每一位熟人打招呼。他能叫出胡同里孩子们的名字。

他虽然死了，但他还活着。

邓广铭先生与岳飞的《满江红》..... 123

关于岳飞《满江红》词的作者，历来有两种意见。余嘉锡、夏承焘坚持非岳飞所作，邓先生力主为岳飞所作无疑。邓先生第一次对着录音机讲话，竟然不知怎么开口，搓着手说：“怎么讲不出来啊！”

一代词宗——访夏承焘先生…………… 131

夏承焘先生在1958年写过一首打油诗，“敢想容易敢说难，说错原来不等闲。一顶帽子飞上天，搬它不动重如山。”当时，被领导赞为好诗，还被引用来批评一些领导干部听不得群众的意见。1966年6月2日，杭州大学贴出大字报，上面写道：绞死牛鬼蛇神夏承焘！这首诗，却成为攻击党的领导、应该被绞死的证据。

为后人开出一条治学的大道——记顾颉刚先生…………… 146

胡适在国外旅行，在火车上写文章推荐顾先生的《古史辨》，说它是“中国史学界一部革命的书”，他断言：治历史的人，想真实地做学问的人，都应该读这部有趣味的书。顾先生一生业绩，与这个评价是相称的。

我心中的郭沫若先生——记与郭老的几次通信交往…………… 160

郭沫若的两个儿子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都遭横死。一个在1967年4月自杀身亡，一个在1968年4月跳楼自尽。原因是什么？郭老在这样极度悲愤的情况下，仍然帮我们修改书稿，回信解答问题，让我们终生难忘。

遥远的北大…………… 170

美好的北京大学，转瞬时时处处都有阶级斗争。在回忆百年北大赫赫业绩时，我感到北大的变化似乎不自“文革”始，北大也是多面的。但是，艰难郁闷的日子培养了我们奋斗的意志和与人为善的情怀，这又让我永远感激北大。

司马迁之忍——重读《报任安书》…………… 185

司马迁遭遇了人世间最大的耻辱，但他忍辱负重：成就了传世不朽的伟业。他让我们记住：人的一生什么最重要，人的一生应该怎样面对逆境与苦难。

尼赫鲁用了很多笔墨说到玄奘——关于玄奘的通信…………… 194

“唐僧取经”的故事在中国可以说家喻户晓。但历史上真实的唐朝大和尚玄

奘在印度佛界的光荣业绩，尼赫鲁对他的赞扬，却未必人人皆知，特别是玄奘回国后与印度那烂陀寺的学者僧人的绵长友情，书信往还，书写了中印两国学者间的动人篇章。

在匈牙利的台湾旷小姐..... 206

人就像一粒种子，不定什么时候，被风吹到哪里，就在哪里生根，发芽，过一辈子。

走出特利尔——记马克思..... 211

特利尔的故居，柏林的马克思广场，伦敦的海格特公墓，处处值得瞻仰。马克思离世时，送行的只有十一个人，在伦敦几乎没有人注意他的离去。今天，他已被公认为 20 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。

白求恩，一个多么熟悉的名字..... 218

是什么原因让白求恩从加拿大一个只有两万多人的小镇走出来，到了西班牙，又到了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最前线——中国？他去世前嘱咐战友，“不要忘记给他离婚的妻子拨一笔生活费”，“在那里我对她应负的责任很重”，让人动容。

托尔斯泰的追求..... 231

一位八十二岁的老人，大名鼎鼎，著作等身，却在一个冬天的早晨，毅然离开温暖舒适的家出走，以至于病倒在一个小火车站。几天后，死在车站站长的木屋里。

新圣母公墓的诉说..... 236

新圣母公墓的墓碑书写了苏联的历史。其中赫鲁晓夫的墓碑最引人注意。整个墓碑由黑白两部分大理石组成，赫鲁晓夫的头像置于黑白框架之中。据记载，这个墓碑是按赫鲁晓夫的遗嘱，由被他骂过的著名抽象派画家设计的。

黑与白代表什么？赫鲁晓夫为什么遗嘱由他骂过的画家设计？

相遇马德里——记塞万提斯..... 243

真正的艺术巨制，开始时常常不被人认同。如美术家凡·高的作品，巴尔扎克的“人间喜剧”，巴黎铁塔，悉尼歌剧院等等皆是。塞万提斯的《堂吉珂德》，也属于此类。但是金子的光芒无法掩盖，堂吉珂德骑着他的瘦马，拿着长枪，一往无前，终于走向世界。

高迪：曲线属于上帝..... 248

伟大的建筑家，自己却住在阴暗简陋的房子里，许多杰出的作品令全世界为之倾倒，自己却衣着褴褛，让人以为是捡破烂的老头。高迪留给后人的都是快乐、高雅和享受。

在美国越战纪念碑前——记林璠..... 255

一位年轻的华裔女大学生设计的作品，在 1441 件应征作品中拔得头筹。于是引起美国社会的广泛争论。最后这件作品还是被社会认可。她的才华和贡献，使她荣获了“20 世纪最重要的一百位美国人”的荣誉。2010 年 2 月，美国总统奥巴马，亲自为她颁发了代表美国艺术界最高荣誉的国家艺术奖章。

火车带来的乡愁

每天上班的时候，要经过一座铁路桥，只要我准时，总有一列火车，哐啷、哐啷从车站开出来，可以看见卧铺车厢里，稀疏的旅客，在向外张望。

下班的时候，经过这座铁路桥，如果我准时，总有一列火车，缓缓地开进车站，可以看见车厢里，灯火通明，旅客正做着下车的准备。

这时，我总感到很亲切，心思会回到小的时候。回到我住的那个小镇，镇西头我家住的小楼，小楼近处的树林，小楼远处的火车站。

我是铁路职工子弟。父亲从1927年、十四岁便进入铁路工作，直到退休，在铁路上工作了四十六年。这之后，大姐、二姐、弟弟，都做了与铁路有关的工作。

我上初中时，每天乘火车上学，是我记忆中最清晰的故事。我刚十岁，还在读小学，父亲从长春市调到离长春市六十公里的范家屯镇。这是一个很小的城镇，当时可能只有一二万人口。但因为这个小城镇地处东北粮仓吉林省怀德县中心，南来北往，周转粮食，所以一个三等小站却总是很繁忙。因为是小镇，没有完整的中学，小学念完了，我们只能去六十公里外的长春读中学。铁路照顾她的职工子弟，允许这些学生每天免费乘火车上下学。大家叫我们是“通车生”。可是，乘火车上学可不像乘汽车那样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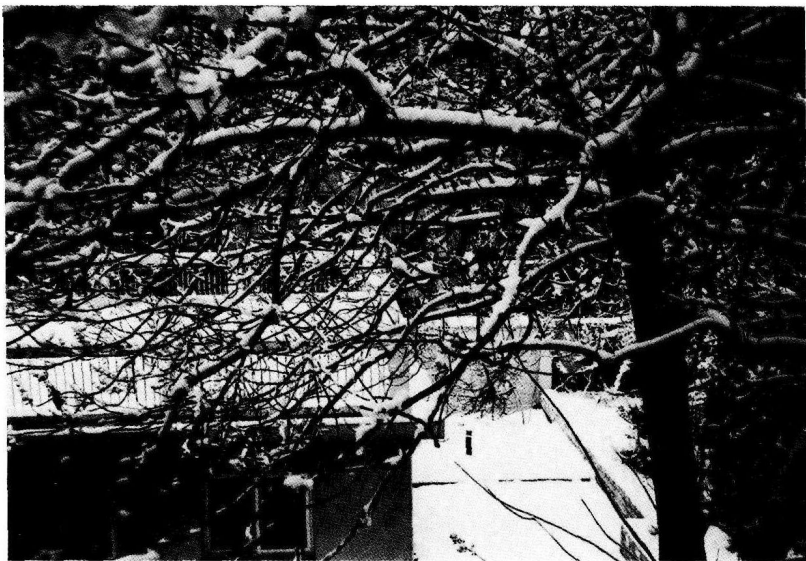
便，因为火车不像汽车，开走一辆五分钟后又来一辆。而乘火车，如果这班火车赶不上，下一班火车说不定就要几个小时之后了，等你到了学校，同学们恐怕要吃午饭了。

所以，无论如何不能误车。当然，火车有时也会晚点。那就糟了，我们就会赶不上第一节课。迟到多了，当然要影响功课。乘火车上学，早出晚归，常常需要在火车上做作业、温课。如果抓得不紧，功课自然会受影响，所以，老师认为“通车生”功课不行。

记得一次上植物课，任课老师姓校，很幽默，常和同学开玩笑，玩笑有时很尖刻，所以大家都怕他。车晚点了，我们通车的几个同学下了火车，小跑着进了学校，小心翼翼地走到教室门前。听到校老师讲课的声音，我们却谁也不敢敲门。大概老师听到了门外噉噉喳喳的声音，便喊道：“进来！”别的同学已经进去了，我在最后，突然想到要面对几十名同学，又不知校老师会说出什么话来，扭头就跑。校老师出来，高声喊：“回来！”我只好乖乖地走进教室，赶快归位。校老师看到我往座位上去，说：“站住！”我便站在教室前面，面向着讲台。老师说：“不要只对着我，向后转！”这样我就正对着全班同学了。校老师发话了：“我一出教室门，看到杨牧之同学正以奥林匹克百米冲刺的速度向外跑……”全班同学哈哈大笑。校老师又说：“别人都进来了，他为什么跑呢？只有一种可能，那就是他没有温课，怕我提问。现在，让我们试一试，看我说的对不对。”说罢，他就提了一个问题，让我回答。侥幸我答了出来。老师说：“看来他是不愿意上我的课。回到座位上，好好听课。”

那时“通车生”每天起早贪黑，跟着火车上下学，很是辛苦。到了冬天，气温降到零下二十多度，火车经常晚点，我们也就经常迟到。从早晨乘上早班车离家，到晚上乘上晚班车回家，在外面至少呆十二三个小时，每天乘火车上下学，对于一个刚上初中的孩子的是不容易的。

冬天，天亮得晚，离开家时天还没有大亮。那时，我只有



雪中的家

十二三岁，正是贪玩贪睡的年龄。母亲去世了，大姐每天早晨起来给我做饭、装饭盒，然后叫醒我。我经常是不吃早饭迷迷糊糊地向火车站走去。放学时，在火车上，车厢里很热。如果有座位，坐在那里就开始打瞌睡。一次，睡过了站，醒来时已经到了二十公里外的陶家屯站。望着陌生的火车站，望着远方一片漆黑，我急出一身汗。回家的火车已经没有了，走回去吧，半夜三更又不敢，只好投奔同学。同学的父亲安慰我，让我放心睡，第二天早晨他会叫醒我。但我哪里睡得着，既怕再睡过点，又惦记家里不知道，着急。躺在床上又开始后悔，为什么不走回去，不是比现在干着急好多了吗。我算好了早晨上学的火车到达陶家屯站的时间，整整一夜没合眼，躺在床上，听闹钟滴答作响，等着时间到来。火车到了范家屯站，我又急忙下车，托车站上的熟人带话给家里，这时心里才踏实下来。

后来，大姐工作了，家里经济条件略好一点了。父亲担心我带的饭盒经常无法热，总是吃凉饭，又怕火车里热，饭馊了，就

每天给我一角五分钱，让我去学校对面的铁路招待所吃一顿午饭。一饭一菜正好一角五分钱。那时候，除了交书本费，我见不到一分钱。这一角五分钱归我所有、由我支配，该是多么宝贵呀！我第一个愿望是省下钱买向往已久的书。要省下这一角五分钱，我只有不吃午饭。我至今还用着的商务印书馆的《四角号码新辞典》，就是省下饭钱买的第一本书。这本字典当时定价一元六角，这就说明我十顿午饭没有吃。上中下三大本的《一千零一夜》，也是省下午饭钱买的。中午不吃饭，饿一会儿就能过去，但在教室里看别人吃饭，便觉得饿得不能忍受，这时，那一角五分钱就省不下来了。时间长了，终于想出好办法。学校报刊阅览室中午开放。上午最后一节的下课铃一响，我就去阅览室看书看报。当时曾十分得意，认为自己不但省下了钱，还利用中午时间看了许多有趣的书。

后来，乘火车就是大学时的寒暑假了。高中毕业后，我考上了北京大学，又开始了每年寒暑假乘火车的历史。那时火车速度慢，从长春到北京之间要走二十来个小时。从北京回长春时还好，归心似箭，兴奋和期待，走一站，近一站，有盼头。车一进站，我在车窗里总能看到父亲在站台上焦急寻觅的面容。等我站到父亲面前，他那宽心的微笑，让我无比温暖。当我回校读书时，甚至，在我走上了工作岗位之后，想起这微笑总让我振奋。从长春回北京，心情就大不一样了。父亲和弟弟送我。长笛一响，看到父亲在站台上向我招手，看到他一年比一年苍老的面容，心里十分难过，总想下车回去，再和父亲呆几天，一直到火车过了山海关，心情才能渐渐平静。

我在北大读书五年，寒来暑往，乘车在北京和长春之间往返二十余次。火车就是这样带给我快乐、期盼，带给我忧伤和回忆。

参加工作了，乘火车的机会不多了。但只要时间来得及，我都争取坐火车。登上火车仿佛又回到年轻时的岁月，仿佛又回到



小楼近处的树林

了家乡，仿佛铁路上的工作人员都是熟人，都是朋友，往事一幕幕，清晰可见。人们都说，回忆是最美好的。何况那时年轻，吃点苦并不算什么。但在我关于火车的回忆中，离别的难过总比相逢的喜悦更能让我记住。

如今，几十年过去了，我已经读完中学、大学，参加工作也有三十多年了，往事大多淡漠，但每天上下班的路上，看到进站出站的火车，看到车厢里通明的灯光，听着哐啷哐啷远去的车声，总能引起我无限的回忆。我怀念小时候早起晚归赶火车的日子，我怀念年轻的大姐为我操劳的岁月，我怀念和父亲在火车站上的相逢，我也经常在想，范家屯那只有一两万人口的小镇，是不是还有一些铁路子弟像当年我们那样，还在那里赶着这上学的火车？

火车声哐啷哐啷越走越远，长笛一声引起我不尽的乡愁。

2004年春节初一

小学回忆

——怀念母亲

我上小学是1949年。新中国成立了，六岁的、七岁的、八岁的，甚至九岁的孩子，过去没有条件读书的都一起进入小学一年级读书。

那时我真贪玩，每天刚背起书包上学就盼着放学。姐姐们跟我说，小时候我最爱说的一句话，就是“再玩一会儿”。放了学，书包往家里一扔玩去了。母亲叫我回去做作业，我说，再玩一会儿。叫我回去吃晚饭，我说，再玩一会儿。该回家睡觉了，我还说，再玩一会儿。我就是在这“再玩一会儿”的日月里读完小学，度过快乐的童年的。

回忆我在念小学的时候，许多往事，至今不忘。而这些不忘的往事，大都和母亲联系在一起，温暖着我的心，让我感到童年的快乐。

一、做手工

上手工课做手工，是我最发愁的一件事。记得一次手工课，我不知做什么好，我也什么都不会做啊。摆弄摆弄这个，摆弄摆弄那个，眼看快下课了，我看到一个同学用细高粱秆做的搂草的耙子，人家嫌不好，扔了，我把它拣起来，收拾收拾交了上去。发表成绩

时，老师正表扬我，说我观察的细致，做的又是生产劳动工具……突然，一声喊叫，从后面过来“那不是他做的，那是我扔的！”老师问怎么回事。我无地自容。老师十分严肃地让我重做。回到家，着急，吃不下饭。东翻西找。母亲问我找什么，我只好告诉母亲怎么回事。母亲说，别着急，等我收拾完厨房帮你想办法。

晚上，母亲找来几块花布，找来一些旧棉花，又弄来几颗黑豆、红豆。问我，做个大金鱼，行吗？

我说：“行是行，我不会做啊。”

“我帮你做。”

“老师不会信啊！”

“我教你。”

随后，母亲照金鱼样子，剪出几小块花布。又教我，怎样拼到一起，肚子里塞进棉花，头部左右嵌上两颗黑豆，做眼睛，又教我如何缝上。我缝了几针，就把手扎出了血，母亲还是耐心地告诉我，缝不好没关系，拆了，再来。

弄了一晚上，大金鱼做成了。还真挺像。我心里怕老师不相信是我做的，问母亲，这样行吗？

母亲说，告诉老师，是我手把手教你做的。

第二天上学，把金鱼交给老师。当时老师肯定很奇怪，正面看完看反面，看完问我怎么做的。我给他讲做的过程，还给他看扎红了的手，老师非常高兴。

记得这个大金鱼在学校手工比赛上还获了奖，奖品是一套做手工的工具：小锯条、小剪子、小锥子。我高兴坏了，拿回家给母亲看。

尽管小锯条、小剪子我很喜欢，可是我至今还记得当时的心情很复杂，总觉得一个十来岁的大小伙子，自己的手工作业是针线活，很不好意思。

可是，没办法啊，我自己又不会做。母亲则认为做条金鱼是

最简单的手工，我容易学会。

二、剃光头

还有一件事，我印象极深。

不知出于什么考虑，学校要求每一个男生都要剃光头。回家跟母亲说，母亲说，你头形不好看，不像有的孩子头圆圆的，剃光头好看，你脑袋坑坑凹凹的，剃个平头吧，留点头发还能遮一遮。星期日我就到经常去的理发馆剃了个平头。

我所在的小学校，虽然是一个小镇的小学，但对学生的要求还是很严格的。每周一，课间操时必按班在操场上列队，值日同学和值日老师检查每个同学的个人卫生。检查有三项重点：手指甲是否长了，脖子是否洗干净了，衣服是否整洁。检查的结果要各班评比。所以，谁都十分注意，生怕影响班级荣誉。

检查的时候，每个人都得低着头，好让检查的人检查脖子时方便；双手要平伸，手背朝上，指甲长短、指甲中是否藏污纳垢，便可看得清清楚楚。今天想起来，操场上二百多人，全都低着头，平伸着双手，那场面也够滑稽的。可在当时，大家都觉得很正常，学生吗，就得讲卫生。不检查怎么知道你做到没做到？何况还要评比呢。

着衣是否整洁，那是一看便清楚的。有一次检查，老师特地把我叫到前面去表扬。说：“你们看，杨牧之同学衣服虽然是旧的，还有补丁，但很干净，补丁也很整齐。中国有句老话，叫笑破不笑补，大家要向他学习。”那是上个世纪50年代，大家生活都不富裕。衣服打补丁很平常。我家里有三个姐姐，都在读书，一个弟弟，还很小，母亲也没有工作，全靠父亲一个人在铁路职工子弟学校做教师的微薄工资，生活怎么能不困难？大孩子的衣